

茄山河

日脚过得绷绷紧、紧绷绷,选样子个闲话,辣上个世纪五、六十年代,辣交关生活必需品佻要凭各种各样票证供应个年代里,辣上海个街头巷尾经常能听到,用来形容生活个艰难,生活个勿容易。

伊个辰光个米、面粮食等要凭票供应,鱼、肉要凭票供应,就是白糖、糕点也要凭票供应,还有买布头做衣裳或被单要布票,还有脚踏车、缝纫机票子啥,更勿是家家齐弄得到个稀缺票证,日脚过得紧绷绷,依就是有钞票也买勿到依需要个,阿里搭像今朝个市场、超市,掏钞票就能随便买到金针、木

耳等当年个“年货”。伊辰光要过年时,每家每户才能凭户口本、凭票,买到一些来应节。当然, 掰还勿是日脚过得紧绷绷个主要所指,主要个是粮票紧张,当时成人每月个粮票也就辣三十斤上落,如果依上半个月旡没计划好,吃多了点,乃末下半个月就要过紧绷绷个日脚了,否则撑勿到下个号头,依自家、依屋里向个人肚皮就只能唱空城计了。当然,日脚过得紧绷绷,更加主要所指个还是过日脚人民币忒少,生活勿富裕、生活拮据个窘境。伊辰光虽然物价很低,青菜、萝卜只有二三分钱一斤,黄豆芽绿豆芽六七分钱一斤,带鱼小一点个才一毛两三分钱一斤、

大个亦不过一毛五六分钱一斤,黄鱼个价格与带鱼也差不多, 籼米才一毛两三分钱一斤,好个大米一毛七分一斤,面粉亦是一毛七分钱一斤。但是,各家庭个收入并勿多,有一个月五六十个、七八十个,少有超过百元大关个。当时一般家庭个人口又多,少则四五人,多则六七人,甚至更多,要维持日常生活还真得要精打细算、合理安排才来三。当家庭中要添置一些较贵个用品、有人生病或发生其他个勿大勿小个变故时,选个辰光生活就会窘迫起来,离下次发工资个日脚如果还有老多时日, 葛末就要过紧绷绷个日脚了,要一直绷到下次发工资个辰光,真是勿

容易,真个就是日脚过得紧绷绷、绷绷紧。讲到“紧绷绷”掰个词,就让人想到当年走街串巷吆喝“阿有棕绷、藤绷修哦?”个师傅们为人家修理棕绷床、藤绷床个事情来,棕绷床、藤绷床晒长远了,中间会凹下去,凹得深了,就得绷绷紧再睡了。现在,大家伙睡席梦思了,晒棕绷床、藤绷床个人越来越少了,经过二、三十年个改革、开放,老百姓个生活得到了很大很大个提高与改善,各种各样个票证早已取消,成了历史,大家个收入工资成倍成倍个增长,不再为日常个油盐酱醋米面而发愁,掰个紧绷绷过日脚个说法已越来越少,正辣海淡出阿拉个视线,但掰个毫无疑问是当年窘迫生活写照个经典语言,既生动、形象,又实在、朴实,辣上海闲话中留下了深刻个历史影响。

横搭攀

文、周伟民

沪语趣谈

男人中个谢顶(俗称秃顶),有几种状况,一种是全秃,上海人戏称为“电灯泡”,一种是头顶个中间秃,周边头发还旡没谢, 上海人戏称为“荷包蛋”,还有一种就是本文要说个“横搭攀”了,掰种秃发个人,其实搭“荷包蛋”属同类型,只不过伊拉拿鬓边最后个头发留长,并拿伊拉横摆辣头顶,用作遮盖脱部分个秃顶,因为模样类似“搭攀”,上海人就戏称为“横搭攀”。

“攀”字是衣字旁,最早应该是衣服个配件,中式衣服多用盘纽,分组子、组襟两部分,组子扣进组襟,衣襟个位置就被固定了。

后来,组襟被放长,用到别个地方,就成为“搭攀”,老早女同胞穿个“搭攀”布鞋就是用个“横搭攀”,比较典型。仔细想想,被称为“横搭攀”个秃顶,伊个一缕长发,的确脱“搭攀”鞋个“横搭攀”邪气相似。

虽说掰是上海人一种幽默,一种揶揄,但我从“横搭攀”发型上,看到个却是一种执着告坚持, 尽管秃发,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,但“横搭攀”们并勿服输,勿放弃,依然将部分仅存个头发尽可能个留长,抓住“青春尾巴”,坚持自己对美个追求,所以,每每见到掰种“横搭攀”,我辣好笑之余, 反倒有一种肃然起敬个感觉。我相信, 伊拉一定是有坚定信念个人,勿轻言放弃个人。

当然,也有比较能面对现实个人,干脆剃个光头,很干净,也很男人,其实,勿同个人生阶段,是可以也应该有勿同个活法个,衰老是勿可抗拒个自然规律,脱发,白发,也是无奈个结局,顺应自然规律,选择新个活法, 也勿失为明智个态度。对待脱发个态度,也体现伊对人生个态度。我欣赏“横搭攀”个坚持,但同样欣赏“光头”个明智,世界本来就应该丰富多彩个嘛!

沪语童谣

到浦东

创作/潘与庆

阿爷到浦东,
舢板摇摇摆;
阿爸到浦东,
轮渡水浪漂;
阿叔到浦东,
汽车过隧道;
现在阿拉到浦东,
大桥、地铁随挑。
上海面貌天天变,
越变越美好!



沪上老照片

华亭路服装市场

差勿多辰光,上海还有安西路、九江路个体服装市场,但让人现在仍会经常想起、提起个,只有华亭路。从 1984 年到 2000 年个 16 年时间里,伊曾经引领上海个时尚潮流。常熟路背后,淮海路、长乐路之间个掰条七百多米长小马路,基本勿承担市区交通任务,在此高尚之地开辟马路市场,先天优势独一无二。迭张照片摄于开张后第二年,现在看迭点服装好像勿算灵光,但当时相对千篇一律个卡其中山装来讲,冲击力是颠覆性个。马路市场终归是“临时户口”。16 年后,已做成“中华服装第一街”个华亭路市场被撤销、搬迁;离开了“风水宝地”, 交关无法复制个元素也随即蒸发、消亡。现在“华亭市场”个子辈,孙辈可能还生存于市内某些个市场,但已被大众忽略。真是让人非常个惋惜和遗憾。 陆杰 摄 林庸 文

五香豆

阿根个手机

文/颜志忠

算好,骨头旡没断。佻要当心哉,走路安全有规定个,穿马路勿好打电话看手机。”阿根勿开心了:“迭搭是屋里噢,勿是依个工作岗位。”

芳芳是交通协管员, 垃小区对过路口执勤。勤看伊人瘦小,有人闯红灯,伊一声叫鞭,大大小小伙退转来。偏偏自家老公阿根,穿马路看手机,一趟趟讲, 齐白白里。原本想借个因头汰汰阿根脑子,结果阿根还是勿领盆。

阿根掰跤旡没伤筋动骨,好起来快,又捏仔手机拉路浪虎头虎冲。今朝早浪,阿根开电动车出去, 照样一只手挡龙头一只手看微信。到路口,勿看红绿灯就朝对马路开。旡没想着 一部卡车转弯,从旁边截过去。阿根听见汽车

马达声, 鹤起头一看, 豪燥刹车, 手里有手机, 捏勿紧刹车, 撞上去。过路人吓煞, 要闯闯祸哉。正垃迭个辰光, 一个人窜上去, 捏牢电动车龙头拼命一扳, “砰”, 电动车翻倒, 阿根翻倒, 冲上去个人拽出一条横马路。卡车贴牢电动车擦过。阿根摆脱手机, 从地浪爬起来, 跌煞冲煞过去拿伊个人扶起来。“啊, 芳芳, 是依?” 阿根做梦也想不到救命恩人是自家个家主婆。

吃过夜饭, 阿根从衣袋里摸出手机。屏幕暗脱了, 揪揪按钮, 旡没反应, 重新开机, 开勿开, 是损坏脱了。想想手机害人, 勿白相了。因几讲:“阿爸, 手机勿是坏物事, 看依哪能用。明朝我去搭依买一只土豪金个 iphone6。”

闲话闲画

三青四绿和龌龊、邋遢

文图 / 阿仁



上海人要干净, 真个要干净。上海人家每一天个家务生活里, 揩揩台子、凳子, 扫扫地、拖拖地板是必修课程。就是玻璃门窗、灯罩灯箱揩起来复杂一点, 但是也决勿会马虎了事。汰衣裳、被单、晒被头、衣裳也是上海人所爱。太阳一出, 晒台浪、阳台里就一定挂满“万国国旗”。现在到每家人家去查卫生个节目早已取消了。家家卫生、人人清爽。“依屋里向收作得三青四绿, 叫阿拉真是勿作兴踏进去!” “张家好婆要有九十岁了, 伊出门还是穿得三青四绿, 清清爽爽!” 上海闲话里个三青四绿是勿是从形容风景个山青水绿引申过来个? 要请教吴语专家了。三青四绿, 整齐清洁, 一尘勿染。

上海人要干净。旧上海个十里洋场是脏、乱、差。只要去翻翻叶浅予、张乐平当时画个漫画小书就可以读到伊个辰光上海滩

个龌龊了。马路浪垃圾遍地。山墙浪、电线木杆浪贴足大小广告、寻人寻物告示。小马路、弄堂口黑字涂壁:“严禁乱倒垃圾!” “不准大小便!” 掰样子个标语常常变成指路牌、告示板, 引得一点勿识相个路人就此方便了。龌龊, 龌里龌龊, 上海人以此来指肮脏。“写字间弄得倒蛮干净。卫

生间里是龌龊八腊, 吓煞人了!” 新上海打扫龌龊, 干净过。以后一度又泛滥脏乱差。当下方是上海最为清爽个辰光。路也修平修齐了。房也涂新涂亮了。还拉出了几百条新马路, 竖起了几千幢新大楼。上海滩、黄浦江、苏州河变得三青四绿。好看。经看。上海闲话里还有一个形容

又乱又脏个闲话, 叫邋遢。邋遢也可以算是洋泾浜闲话, 为英语 litter 个译音。邋遢指脏乱, 也指人个勿修边幅。“帽子戴戴正, 衣裳拉拉挺, 鞋子拔拔上。唉, 像依掰样子邋里邋遢, 坍足做姆妈个台!” 与邋遢意思相近个, 还有添拖和乌苏。添拖, 勿干勿净、勿整勿齐。还可以指办事拖泥带水、勿爽快勿干净。写成添拖是词典里所规范个, 更接近个可以写为 T 拖。用英文字母 T 来谐音。当然, 如此要拨专家吃排头个。乌苏, 肮脏而且杂乱, 叫人看得心烦意乱、勿爽快勿快。添拖和乌苏应该算是上了年纪个上海闲话了。会听、会讲、会用个上海人至少接近与超过领取老人卡个岁数哉。任何语言, 都会新生与衰老个。交关词语与闲话只活辣大词典里了。